



□ 12
1915
2



口仁2
1915
2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



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

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

中庸章句序
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
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
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
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
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
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
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
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

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
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
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
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
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
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
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
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
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

中庸章句序
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
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
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
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
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
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
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

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
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
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
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
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
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
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
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
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

中庸章句序
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旣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

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

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脩。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性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太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

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

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

中庸章句
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中和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積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循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下體下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已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

中庸音卷
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
然之善揚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
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
以終此章之義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
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
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
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

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
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
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
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
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
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是
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為至然亦人所
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
矣論語
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
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
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
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
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
以知此道之所
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知者之
知去聲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
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夫音
扶

由不明
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
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
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其斯以為舜乎

知去聲與平
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者
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
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
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

中庸章句
五
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反辟。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一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况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

右第七章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承上章太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釋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中庸章句
六
山內藏

均平治也。二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二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

與

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與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強。強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

中庸章句
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矯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義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不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為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途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聖者能之而已。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

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

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 味反

費用之廣也 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備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 專反

詩大雅旱麓之篇鸛鳴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其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言而遠

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

詩幽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

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

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

行。願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詘。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願行矣。行之力。則行願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爲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難去聲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

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

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

畫布曰正。楛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

必自卑

辟聲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

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

樂音洛

詩小雅崇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孥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一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為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

遺

鬼神無形與擊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乾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

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

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君高懷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斲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詩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
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
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
作嘉憲依詩作顯申重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
命為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
而其所以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一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

以武王為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
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
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
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
基王迹。詩云至子大王實始翦商。纘業也。戎衣甲冑之
屬。壹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
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
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
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

追王之
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未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
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又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
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
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
之喪上下同之推已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
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
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
又以其所制祭祀之
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
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
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木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

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

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大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成在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

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所事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

中庸章句
十七山內藏
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

二者而已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聞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王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
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

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聖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為知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

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

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
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
來所以懷諸侯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錄
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

錦二反稱去
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也
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
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
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
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
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
夫來獻王制比年一小聘二年一大聘五
年一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
皆爲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
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
則不窮

路其劫反
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路躓也疚病也
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
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
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
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不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

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

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

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

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求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以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繼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乎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入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

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關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

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

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

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入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常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為三也此身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甲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中庸章句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
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
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
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
知之故至誠如神

見音
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上四
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
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
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
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
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
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之為貴

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為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
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
實則雖有所為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為貴也蓋人之
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
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

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

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

見音

見猶示也。不勝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也。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
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而言也。振，收也。卷，函也。此
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
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
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
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之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

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燠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皆德疑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知此皆存心之屬也據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其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

言个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裁

古灾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

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統也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祖夏禮既不可考證殷

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格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者焉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

弗從

上焉者謂時主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天下而言其道節議禮制度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

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

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

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

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如詩作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而言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
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
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辟音譬幬徒報反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
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譬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
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
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

知去聲齊側目反別彼列反

中庸章句
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濶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

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

親故曰配天

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

倚

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本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

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知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

之

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

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一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

德矣

衣去聲絀日迤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袞錦聚衣聚絀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絀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溫絀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襲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

遠之近見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

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并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音夫

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鉞刀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
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西
二音

詩太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顯大聲與色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此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有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唯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
二二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

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已謹
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
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
聲無臭而後已焉蓋舉一篇之要
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
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中庸章句畢

